

建阳寻文访古记

石华鹏

得志，丧失亲人之痛，讲学著述，养浩然之气，成理学集大成者，光耀中华文明——令我辈仰视而尊敬；志忘是因为在朱熹这面镜子面前，我辈小文人逼仄的内心、粗糙的学识、短视的眼光等诸多品性显露无遗，唯有诚勉自己，向大师靠拢，向大师学习。

朱熹墓位于建阳黄坑镇后塘村的大林谷，这里距建阳八十三公里，翻过北边那座山就是武夷山了。车在一个古亭边停下，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带我们进入墓地，路边是稻田，远处是起伏的小山，田园风景，祥和怡人。大人的墓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气势，因为朱熹归逝受过多朝追封，为他修建一座有气势的墓是容易的事儿，但没有，他的墓朴素、大方、无华，规制不大，两百来平方米吧，倒是与大人泰然处之的气度相配——封土堆卵石垒砌圆形，周壁以鹅卵石垒砌，远看如风字形。墓后立大石碑，刻字：“宋先贤朱子刘氏夫人墓”。墓前有明代所置石香炉、石供桌及石华表一对。墓与大地融为一体，坐西北朝东南，西北处的小山丘上有翠绿大树，东南方视野开阔，远处是苍茫山峦。

墓地选址黄坑大林谷，据说是有高人托梦于大人：“龙归后塘，乃先生归藏之所。”后来朱熹和学生来到黄坑后塘，发现眼前一切如梦中所见，便选定下来。朱熹夫人刘氏先安葬于此，二十四年之后，大人再葬于此。

朱熹是在建阳市郊的考亭去世的，考亭距离黄坑八十余公里。大人以沉重石棺收殓，从考亭到黄坑，石棺足足抬了六天，三十六人抬杠，数百人随行送别。因为当时朱熹理学被贬为“伪学”，对于大张旗鼓地送葬，朝廷是加以约束的，但朱熹毕竟是一代大人，小小约束怎么能阻挡人们对大人的惜别之情呢。

三

在朱熹墓所在地黄坑镇与建阳市的中间，是麻沙镇和书坊乡。麻沙和书坊在今天只是两个普通的乡村小镇，但在宋代，这里刻书作坊林立，书市繁华，居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刻成了全国图书中心之一，著名的“建本”成为两地书刻的专有名词。

毕竟近千年过去，麻沙的书坊印迹消失殆尽，而在书坊乡，有两处遗迹将现在与当年鼎盛的书坊业连接起来，让我们这群天天与书为邻的小文人，有了伸展想象翅膀的依仗：如果生在当年，是否有幸在麻沙、书坊刻出自己的著作，也成为无数“建本”中的一本？两处遗迹，一处是“书林门”，一处是“积墨池”。

书林门在书坊乡书坊村，此门原是书坊东门，书商由此进村，有一条大道直通书市。门由砖砌成，正面门额上方镶嵌石刻“书林门”三字，背面门额上方镶嵌石刻“邹鲁渊源”四字，均为楷书，文气十足。门很新，为新修复，高五米二点，宽五米一米，门额顶高三点二米，孤立干道路中间，被普通的乡镇居民楼包围。

积墨池在书坊村的一处稻田旁，按专家们分析，积墨池地处洼地，四方作坊印书废水均流于此，年久水色如墨。新中国成立初在农田改造时墨池被填埋，一九八九年县文物部门寻得遗址并修复。新修复的积墨池长约四点



朱熹墓

五米，宽约三点五米。

无论书林门还是积墨池，其文化象征意义大于文物价值，我们来过，知道当初如此即可。让我们纳闷的是，藏于偏远山乡的麻沙、书坊为什么成了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呢？有人说出各种理由：宋时文风鼎盛促成了刻书坊盛行；这里是中原入闽必经之地；这里偏远宁静远离战争适合书坊兴盛；这一带枣木多是雕版的好材料；这里有上好的墨矿；这里有麻阳溪流经水路畅通适合书籍流通等等。历史的选择有偶然，有必然，谁又说得清呢。

无论怎样，对我们这群小文人来说，书和书坊总是亲切无比的。

虽然麻沙没有了书坊的遗迹，但麻沙有引以自傲的闰学大家游酢和游酢纪念馆。游酢是麻沙长坪人，虽然朱熹的名声掩盖了他，今天的人们也少有知道他的文史地位，但他与那个美妙成语之间的故事，只要一提起，人们便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他的名字随那个成语一起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四

程门立雪是一幅美妙的画面：雪是洁白无瑕的，恭立于纷飞的雪中等待先生醒来，先生醒来，雪已覆盖弟子的膝盖，这种等待如雪一般，高洁无瑕。尽管后来有学者认为等待者游酢、杨时并不是立于雪中，而是在先生家中等待，只是出门时看到雪深一尺了，但是人们还是愿意相信他们是“恭立雪中”的，如果是后者，那这个故事的威力会大减，便不足以流传千古了。

再者，如果是后者，建阳的“文风”“人文”会有如此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吗？正是这份看似不可理喻的执着和虔诚成就了一切。

建阳之地的人文遗迹和人文记忆还有许多，就留待下次再来探访吧。

东北抗联

曹立光

有谁能看清我眼里深埋的泪水
有谁能看清我心里跳动的雷声
和燃烧的火焰
此刻，我的黑土家园
庄稼用哭声感动久别的雨水
孩子用梦中的手指憧憬生命的绽放
温暖的路灯为羁旅的行囊推开家的光芒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良宵
我的诗啊，不能有任何悲伤
可是我不能背叛自己的良心
东北抗联，一个渐行渐远的名字
今夜，我要用我拙笨的笔
写出你们的信仰和热爱
誓言和鲜血，忠诚和无畏

二

这是一群怎样的战士，他们
从乌苏里江、图们江到鸭绿江两岸
从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
破坏厂矿、桥梁、隧道、交通
炸毁机场、电站、仓库、通讯设施
攻击兵营、据点、宪兵队、警察署、县城
没有房屋和帐篷，他们席地而坐，围火而眠
没有粮食，他们打猎为食，草根树皮果腹
他们同生死，共命运

当寒冷凝固人的血液时，一件棉衣
从司令员传给战士，最后盖在伤员身上
当粮食就是生命的时候，一块苞米饼子
在干部、战士手里推来推去，谁也不吃第一口
战火中，他们争先恐后
掩护同志，宁肯自己中弹牺牲
这样的队伍，就是东北抗联
他们出现的地方，战刀也会害怕地卷刃

三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是谁在唱《露营之歌》，是谁用波涛汹涌的胸怀
接纳了八个英雄的女儿
一九三八年，乌斯浑河一言不发
像鸟翅下萎缩的秋天，像白桦林浑浊的泪眼
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
她们用死亡证明了自己，也证明了正义的不可战胜
粮树花，去飞翔吧
纯白色的花瓣必将搅动大海的忧伤

四

谁的名字
能让以武士道精神自诩的那伙强盗
闻风丧胆寝食难安
谁的悬赏金额
“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
当田井久二郎和东城政雄这两个战犯
凶残地用钢锯将这颗头颅锯下之后
英雄依然双眼圆睁怒目相向。我能想象当时
那两双还抱着钢锯的手该有多么颤抖

这是真正军人的骨头
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沉沉岁月
深埋于般若寺墙根下的这颗头颅
仍旧坚硬如初
每一寸骨骼，每一块骨片
都充盈着无与伦比的钙质
他的硬度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硬度
——赵尚志
勇士的头颅！不屈的头颅！
中国的头颅！

五

杨靖宇将军你还在吗
陈翰章将军你还在吗
魏拯民将军你还在吗
李兆麟将军你还在吗
周保中将军你还在吗
女英雄赵一曼你还在吗
“女将军”许成淑你还在吗
女无线电报务员陈玉华你还在吗
朝鲜族女共产党员金顺姬你还在吗
女侦察员沈景淑你还在吗
……

在通向东方的道路上
有许多或年老或年轻的身影正在集聚
他们的步伐整齐
壮士不再寂寞，英雄已遍地夕烟

六

面对，是为了更好地铭记
今夜，我在历史的缝隙中，淬炼信仰的光芒
当我在沉甸甸的档案中去重新审视战争
我知道我的书写必将产生意义

当我面对
当年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数万东北抗联将士
如今硕果仅存几人时，我的泪水
染湿了黑夜

听“歌”小记

王晓霞

这个由葛娜仁托雅作词，德德玛、乌兰托娅、天俊等演唱的专辑，共收录了十八首歌曲。仅就歌名《爱我就嫁到草原来》、《阿妈佛心上的一朵莲》、《萨日朗的微笑》等已经让我沉醉了。“草原的天蓝，草原的云白/草原有一望无际的茫茫绿海/毡房在波浪里轻轻摇摆/鸿雁在水面上自由自在。”空灵、雅洁、静谧的意境，让人不敢高声语。欣赏歌曲的过程，我仿佛见到了一位来自大兴安岭南端林区的歌者，在草原、在白桦林、在矿山、在蒙古包，在她生活的那片热土上，与白云对话，听河水梵唱，用母语诉说，用梦想吟咏。远方勒勒车的声响，心头马头琴的悠扬；那哈达的圣洁，那奶酒的飘香……这一切构成了她内心的底色，而化作笔端的声音，就成了她的一个侧影。

诗言志，歌咏言。葛娜仁托雅的歌词不但有诗的意境，更有诗一样的生活呈现。“牧歌向天飞/云朵落下你/你追我赶在草海/笑声飞天外”形象而灵动的生活情景扑面而来，好像云朵已经落在了我的头上，轻轻地，没有声响；那开心的笑声

从千里之外传来，感染着我，让我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

“我有一个美丽的梦想/穿遍蒙古族所有的盛装/随风吹舞在蔚蓝的湖畔/像盛开的鲜花吐露着芬芳……我把幸福穿在身上/我把快乐留在心房”一种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在骨子里升腾，在空间里弥漫。叔本华说：美是“高级的善”，创造“美”是最高级的乐趣。葛娜仁托雅的歌词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美感。这种美感，来自于她对生活的提炼，来自于她那颗善良的、充满乐趣的、多情而敏感的诗心。

据说，她已经写了上百首歌词，在内蒙古获了许多奖，还在矿区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葛娜仁托雅——生为那片土地而来的歌者，梦草原，唱草原，心中是永不苍老的草原。“心在云上飞/笑在琴声里/醉在草原不想回。”看得出来，她内心蓄积着一种潜能，那是厚积薄发的力量。愿她的灵感如流水，潺潺不断；愿她的心和梦想一起飞翔。

从专辑中，我仿佛触摸到了一种久违的气息。我接通了它，像找到了某种神奇的密码。

不随波逐流的歌者

熊元义

古人云，三十而立。诗人刘应全在三十岁左右就被聘为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中文系主任，成为“滇池讲坛”十大主讲之一，诗集《童年的月亮》也即将出版，这虽然飞翔得不是很高，但令人欣喜。尤为可贵的是，刘应全虽然有所发达，但没有忘本。这是刘应全可能成大器的征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就其出身而言，是来自社会底层，但是不少人都背叛了他们的社会出身。一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社会背叛的结果。而这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社会背叛又是中国当代社会发生历史演变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精神上发生退却和背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当代社会不少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的这种历史演变。而刘应全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绝不忘本。刘应全既不讳言他的社会出身，更没有背叛他的社会出身，而是从农民父亲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许我半世呢喃耳语，还你一生

书海拾贝

璀璨情长。”与不少诗人描写慈母的爱不同，刘应全的诗则集中抒写了慈父的爱。刘应全的这些写父亲的诗大多朴素简洁，情深意浓。“我想找月亮/月亮在山上//父亲/弯腰背起我/爬上了山岗/一同爬上了月亮。”《父子》这首诗既有浓浓的父子情深，也有父子共同构筑的梦想。刘应全就是在这种父爱的哺育与梦想的照耀下茁壮成长的。“老房子的屋檐/父亲的肩//一个朝向大地/一个朝向天。”《旧事》这首诗虽然寥寥几句，但挡风遮雨和顶天立地的父亲形象却跃然纸上。父亲既有责任，又有担当，既要撑起家庭，也要挺起民族脊梁。在父亲身上，刘应全既感到温暖，也感到力量。父爱如山，这既是刘应全立足的地方，也是他腾飞的起点。

一九九五年，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诞生五十周年。北京天地剧院演出了舞剧《白毛女》。在看完后退场时，我听到一些年轻人议论：白毛女真傻，怎么嫁给黄世仁呢？黄世仁可以说要有什么有什么，要钱财有钱财，要地位有地位，要势力有势力，要文化有文化；而王大春呢？要什么没有什么，要钱财没有钱财，要地位没有地位，要势力没有势力，要文化没有文化。